

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个案研究

薛亮

XUE LIANG
XINXIANG
SHANSHUI

心象山水

主编 贾德江 段传峰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个案研究.①/贾德江 段传峰主编.-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8
ISBN 7-5008-3370-9

I.中…II.①贾…②段…III.中国画-技法(美术)
IV.J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 第 070335 号

编辑人语

山水以其清新朴茂的自然景观,陶冶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子孙的心灵,造就了他们独特的、充满诗意的文化心灵。人们在山水中,获取的是反璞归真的真、善、美。因此,作为中国文化精神表现的山水画,被赋予了特殊的人文风采。当代著名山水画家薛亮和山水画史上的历代文人画家一样,都有着一片邈远、澄明、平淡、率真的心灵境界,正是这种诗意精神陶冶、洗礼着他,使他继承了山水精神的东方诗意传统,并在实践中不倦探索、实践,终于完成了形式上的现代变异与东方诗意的承继。

在薛亮那里,山水精神是最内心化的表现。此中,他追求的是超越现实而与心灵情感相关的身心体验,并企望用精致的艺术,以深度的抒情来实现自己对山水的理解和解释。因此,他通常用精工细作的技巧和纯净的想像力组合而成,营造一种似真似幻、理想化、情感化的心象山水。它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他以缜密的构思、娴熟的技巧、个性化的山水符号、卓越的综合能力及大胆的设色,在前无古人的具有强烈冲击力的几何形结构的图像中,表现了日月、天地、山石、云水、林木、建筑,并将这些元素与画心灵一起融入造化自然中,产生一种超越与神归的效果,表现了静极生动、动极生静的宇宙精神。

在他的笔下,北派的斧劈皴、钉头皴与南派的披麻皴、解索皴,工笔青绿与水墨写意、传统神韵与现代意味,都被奇妙地融为一体,共同构成其心象山水的语言图式,使作品表露出冰清玉洁、寂静玄幻的美学特征,散发着一股空灵静寂的崇高美。

薛亮的山水画向当代人展示一个全新的、理性的、灵魂的、其中悸动的广阔的艺术世界。



■ 薛亮

■ 1956 年生于江苏省靖江市。

■ 1982 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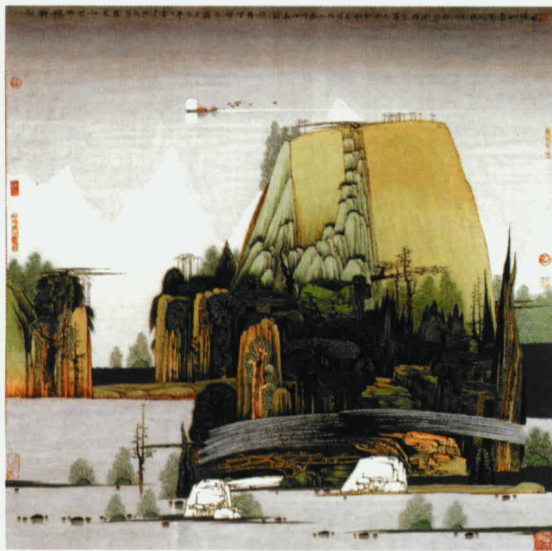
■ 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学术活动,作品多次获奖并被中国美协、各大美术馆、博物馆收藏,曾在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个展和联展。

■ 出版个人画集五种,现为江苏省国画院艺委会主任,中国美协会员,中国工笔画会理事。江苏省政协委员。

当代山水画家 薛亮 艺术档案

整合重构心象山水的新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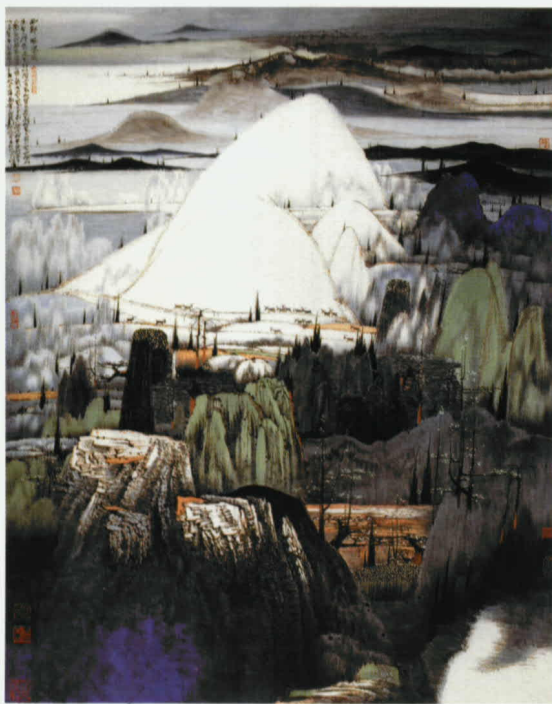
——薛亮山水画的独创性 马鸿增



一舸冲破水中天 1999 纸本 68cm × 68cm



无声诗境 1999 纸本 50cm × 48cm



图释西部 1998 纸本 120cm × 96cm

(一)

凡是优秀的山水画作品，都具有“人化的自然”之品格，但因处理主客体关系的艺术表达方式不同，又可区分为实象、意想、心象三种类型。心象山水往往是以经过重新建构的传统语言形态，构筑非现实的山水时空，由此而开拓出一种现代的、全新的审美境界。中年画家薛亮就是当代中国心象山水方阵中的杰出代表。

展读薛亮的作品，令人沉迷于那静穆、幽邃、清逸、纯净的审美意境，震惊于那奇特、神秘、非凡的结构张力，陶醉于那缜密、灵动、精到的笔墨功力。这种似真似幻、理想化、情感化的心象山水，虽然不合实景，不合常理，但却合乎常情，而且与现代人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心态相合拍，与现代审美视觉求新求异的需要相适应，因此不期而然地具备了时代性和现代感。

薛亮的心象山水来自于整合与重构，这其中既包含对自然物象的整合重构，也包含对传统语言的整合重构，而贯穿其始终的则是艺术观念的变革。

(二)

为了体认薛亮山水画的独创性，有必要先从“形而下”的角度来探究其语言特色。

由毛笔、水墨、色彩等媒材在纸(绢)上运动而产生的勾、皴、点、染等技法，是构成传统山水画的基本造型元素，需经画家的序列组合才产生特定的、完整的形象和意味。薛亮清醒地认识到，若是有意识地将它们从旧有的形式格局中剥离出来，以现代人的自然观和新山水的价值观，强化和规范它们的个体特征，再根据它们各自的语义特征和笔墨特征，赋以全新的序列，重新和谐地构成，必将创造出既源于古人，又异于古人；既有传统精练的“修辞”，又有现代“文采”意念的新“句式”和新“篇章”。

薛亮这种创造性的探索起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成熟于90年代后期。这得力于他自70年代以来对传统的深入研习和苦临苦练，对宋、元、明、清代表性山水画家作品的解读，使他对传统造型符号有了深层次的理解。再则是对中外艺术理论的潜心研读，又使他确立了山水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坚定信念。还有不可忽视的是，他用七八年的时间游历名山大川，在对大自然的写生中感悟种种美质，并将传统笔法墨法在真景实境中加以印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深切地认识到传统绘画中的笔墨符号是脱胎于自然景观的艺术形态，是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重新塑造，是最纯粹的艺术语言元，它们积淀着民族的审美理想，比之西方的再现艺术、抽象艺术，从更高层面上迫近了艺术本体。

正是在上述基础上，薛亮有智有勇地进入了心象山水创作阶段。他对传统和自然进行重构，彻底告别了追摹自然感觉的写生状态，转向内心精神的探求，将主观意识和情感渗入到具体物象之中，将它们重新编排，整合出真正“物我合一”的、个人化的新山水。《走进西藏》、《月映万川》、《岭上白云》、《云泉高致》、《雪域纪胜》、《春岭卧云》、《遥见西域》、《雨中江南》、《苍暝》、《寂原》等都是他的得意之作。

视觉冲击力强烈的几何形结构，是薛亮山水图式一大特色。他的许多作品都以几何形的构成、或方或圆的大块山石造成一种整体肃穆的内聚力，精心设计的穿插于其间的树木、云水、溪涧等都被变形强化乃至符号化，而“有意味的形式”就潜藏在经过主观重建的几何结构之中，有一种恍兮惚兮的梦幻美。在他的笔下，北派的斧劈皴、钉头皴与南派的披麻皴、解索皴，工笔青绿与水墨写意，传统神韵与现代意味，都被奇妙地融为一体，共同构成其心象山水的标志性图式。这种视觉图式完全打破了传统意象山水的陈述性，而强化了表现性，用



烟江浮碧峰 1999 纸本
96cm × 120cm

虚拟的实笔，造成似曾相识又出乎意外的神秘性和梦幻感。

追求艺术形式的单纯美和耐读性的统一，是薛亮山水图式的又一特色。单纯美中有丰富的内涵，有强化了的内聚力，有严谨的画面结构。造型整体简约而重视细节描绘，用笔节奏单纯而精到，色调设置简洁而明净，章法结构均衡而奇特。这一切，使欣赏者游弋于真切和幻觉之间，产生一种穿越时空隧道的灵境

感。他将映射自然的镜子打碎，将传统的形式格局打碎，重新用意蕴丰厚的点、线、面、色，勾、皴、擦、染，整合出他理想中的“伊甸园”。这是高度理性而又高度感性的抉择。

(三)

从“形而上”的角度来审度薛亮心象山水的美学内涵，其现代审美理念却也

是源自民族传统美学精神——“澄怀观道”和“澄怀味像”。

在中国古典哲学中,“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本,所谓“澄怀”,即要求作为艺术家的审美心胸,必须排除各种主观欲望和名利观念,具备一种虚静纯洁的心境,才能认识“道”之玄妙。而“道”的特点是“惟恍惟惚”或“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希声是静,无形是虚,通过虚静却可以观照或反映天地万物的本质,体现出这种既属于感觉又超越于感觉的至美之境,以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

可以看出,薛亮正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虚静美学观的精神,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其发挥到一个极致。他的作品大多从虚静接物,经过丰富的想象和联想,使作品表露出冰清玉洁、寂静玄幻的美学特征,呈现出顶级的含蓄性、暗示性和虚拟性,他笔下那些单纯、简洁、整一的艺术图像,如鬼斧神工,散发着一种空灵静穆的崇高美,构筑出一种天地万物在浩渺时空中冥冥运化,大音希声的永恒境界。需要强调指出,这里所说的“虚”,不等于“虚无”,而是老庄哲学中虚实相生的“虚”;这里所说的“静”,不是无生命的静止,而是老庄哲学中静中寓动的“静”。这正如苏东坡诗云:“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试看薛亮之作,同是虚静之美,倾向却各有差异,或幽玄,或清旷,或纯净,或冷寂,或诡异,或柔和。多样而又统一的审美形态,在整体上都使人浮想连翩,产生一种宇宙感、人生感、历史感和沧桑感。

薛亮心象山水的静态美是传统的静态美的延续,更是扩展。他的审美心象绝不同于古代文人画家笔下所展露的那种封建文人式的清高孤傲和闲情逸致,也不同于当今某些貌似静态而其实浮躁的山水画。他的静,凝聚着神气和力量,凝聚着当代人的感情和理性,凝聚着经过转型的传统笔墨形态的精华,因而薛亮的心象山水包含着深刻的当代性意义。在现代工业化、都市化的强大压力下,充满了喧闹、拥挤、污染、烦躁和紧张的生存竞争,使许多人感到厌倦和心烦意乱。渴求回归自然,渴求片刻宁静,渴求视觉安慰,成为普遍性的现代社会心理。薛亮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心理脉搏,创造出令人心醉神迷的、超人间的净土世界,在这里,人们完全放松地领略静穆之美,倾听隐于其间的天籁之音。如此,他的作品受到有眼光的众多欣赏者的关注,是极其顺理成章的。

薛亮以他沉静的性格,睿智的思考,浑厚的功力,诗人的气质,通过对民族文化的整体把握和现代理念的转换,通过对自然物象与传统语言的整合重构,创造出当代心象山水的一种新的审美图式,一种新的山水形态。他的成功又一次证明,在具有与时俱进品格的艺术家那里,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富有无穷的生命力,传统精神与现代意蕴相契合的艺术取向大有可为。

(作者为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2001 纸本
186cm × 98cm

近山远水



03

薛亮心象山水

《山之巔 水之涯》作画步骤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一：一件作品的诞生过程，应当是从感觉到感动，然后打开自己头脑中的艺术资料库，寻找与个人感觉相契合的绘画语言，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句式”，这就是所谓传统画论中“向纸三日”的构思过程。这个过程是决定作品艺术价值的关键所在。接着落墨设色进入具体创作过程。以本幅作品为例：首先意在笔先，胸有成竹地从某一棵树木开始，渐次衍生繁殖，照顾到笔墨间的互动关系以及造型元素，以浓淡相破，枯湿相生，点线共存，辩证施用，画出一片树林，用笔八面出锋，笔根、笔肚、笔锋相机使用，墨韵流走，看似偶然，实则必然，树的造型似石非石，似树非树，以求与山石浑然一体，树木完成后即以道劲的细线勾勒出树后的山崖及远峰，山石的细线与林木的墨块造成强烈对比，用笔的轨迹及节奏与林木的用笔保持统一，至此，墨稿基本完成。

步骤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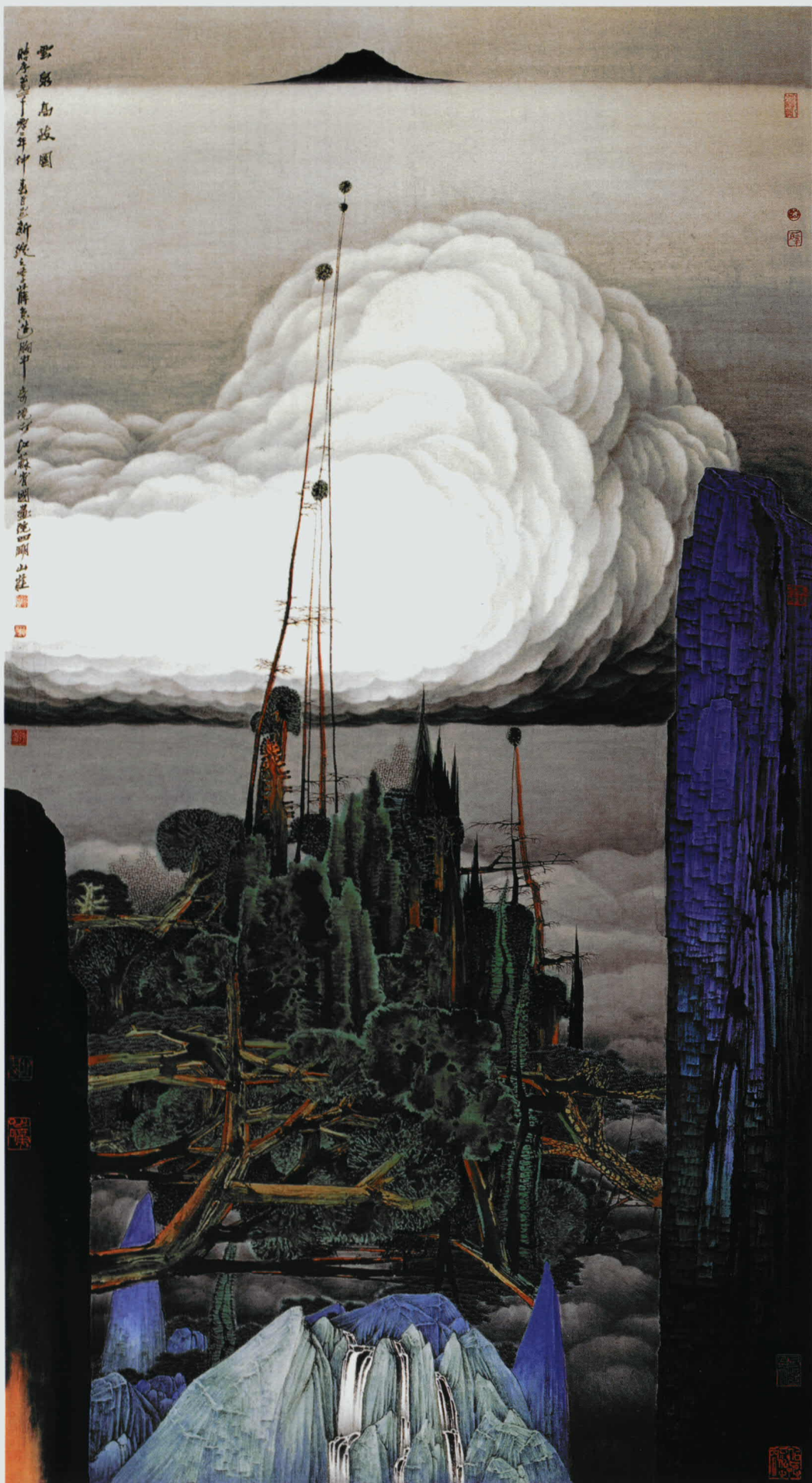
步骤二：在墨稿的基础上施彩，本作品是一件小青绿山水，设色以汁绿、石绿、花青、赭石为主。林木树干先设以赭石色，然后染上汁绿色，染色时注意浓淡层次，通体湿染，稍干后再以花青点染，理出结构，山石部分敷以淡赭色打底，注意留出白色石壁，其形状、大小、纵横、疏密要仔细推敲，计白当墨，做好画面的“活眼”。

步骤三：在步骤二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刻画，以花青加墨画出山后的水面，留出水上的云气，将天空染上淡墨，以使云气更白。将纸打湿，在山石部分的赭石底色上分染石绿色，注意浓淡轻重厚薄，不要一次加浓染足，渐次递进为妥，以强调山石结构为要。两种色彩交叠使用，亦可获得丰富的层次及色彩效果。干后用重墨在山石的结构关键处用复笔提、醒，使其更加厚重。以明亮的绿色复染林木，使结构、造型更完美。然后以浓赭色对山石中的淡赭部分进行复线勾提，注意不要平均对待以免板结，经过细心收拾，此画基本完成。



走进西藏

2000 纸本
120cm × 98cm



尽美矣，又尽善矣

——我看薛亮的画

谈晟广

初识薛亮君的人会觉得，他不喜言辞，有点傲慢。手里总是一根烟，眼睛游离于神外，说一句话有时就像牵一头牛出来一样慢。这多半是他白天的状态。

去年出差，薛亮君和我同住一室。他是一个晚上作画，白天睡觉的人，二十年如一日。所以夜越深，他便越清醒，就越想找点事情做，于是便和薛亮有了几晚的彻夜长谈。这次机会让我比较深刻地了解了 他。

其实，“黑白颠倒”的他，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和你交谈的时候，没准还在惦记着案头昨夜今晨尚未完成的画，半睡半醒的他，思维仍然牵绕在那画面纯美的理想国中。晚上则不会这样。

薛亮的画，向来以瑰丽的构思、精巧的布局、多变的技法、唯美的画面著称于画界，妙在一个意境，是“千峰锁翠，万木含烟”的境界，大有“天上天下，云自水由”之势。从他的画中，你可以发现薛亮在努力营造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种有意味的形式在画面的构成、色彩的铺排，风格、语言的使用中都有一种很感人的东西。绘画艺术的两大要素是技巧和主观情感的表达，此二要素在薛亮的画中得到了至美的结合。薛亮的绘画技巧，是得益于他在南艺读大学期间的扎实根底。说到底，一般的画家经过一番埋头苦练，在技巧上都会小有所成，决定艺术作品成功的关键还是在于艺术家主观情感的表达。这种主观情感，是艺术家人生经验、学识修养、才情神思的总结。就薛亮而言，画境幽玄，义归清旷，图中净土，理绝嚣尘，在于他的心静；心能执静，道将自定，而且静则精，精

云泉 2002 纸本
186cm × 98cm

则独立矣，所以薛亮的画能有所成，有其无穷的魅力。近人王国维在对文学艺术创作方法所作区分时，尝言“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现实二派之所由分”（《人间词话》）。所谓写境，也就是基于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创作手段；所谓造境，也就是建立在理想主义基础之上，想像成分居多。他还指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即理想主义总归是以现实为依据的，现实主义必然会有自己的理想。“造境”说和“写境”说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创作方法也十分适用。薛亮所造之境，可以说，是尽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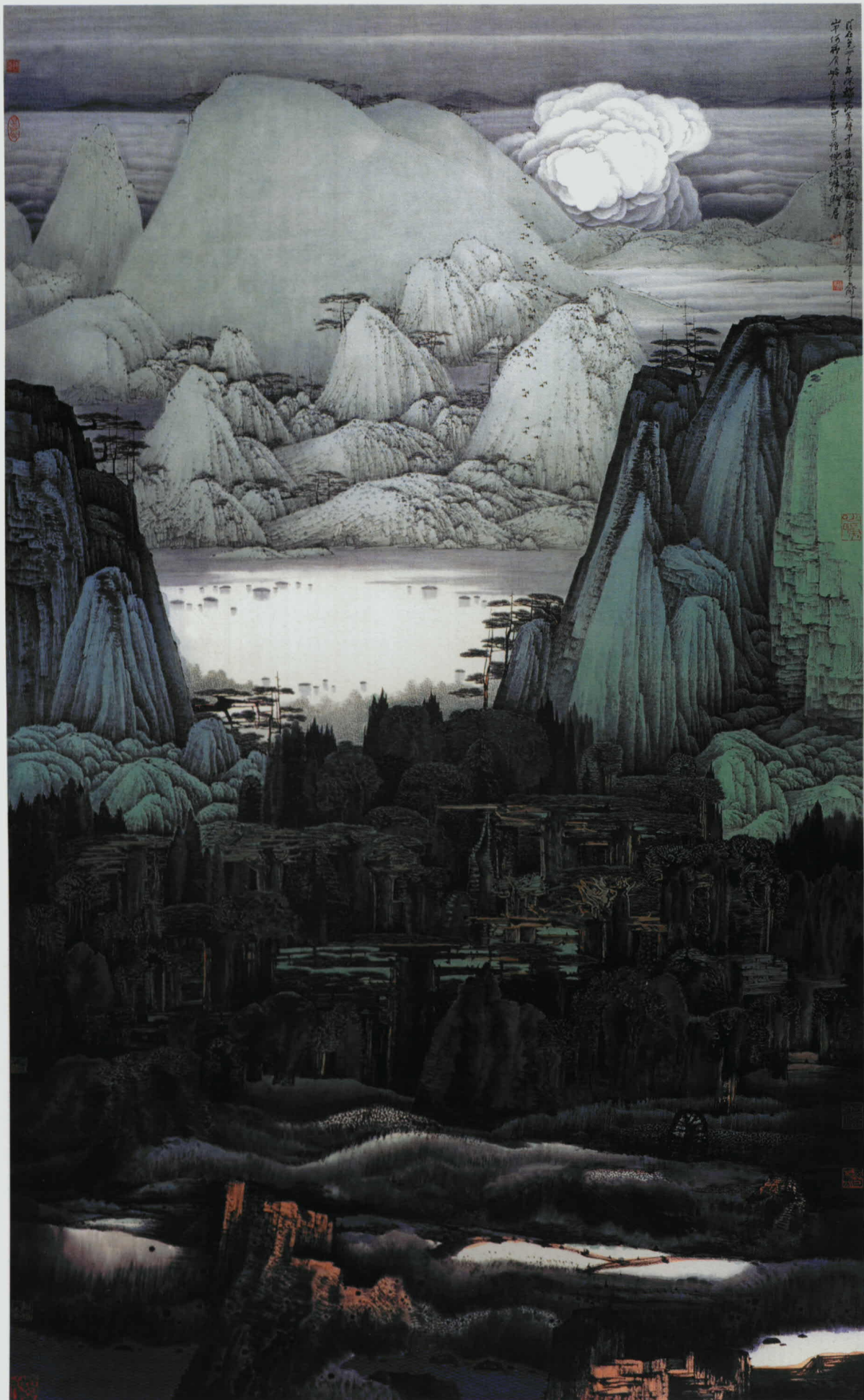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初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在当代人的视界中渐行渐远，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愈来愈变成了一个迷阵，中国画的传统也不例外。其实，破阵的道路还是有千条、万条的，就看你怎么走了。薛亮的画之所以能够有所成，在我看来还是他破译了中国画传统的“暗码”。所以观者喜欢他的画。

薛亮曾说：“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改造传统绘画的语言，把传统的审美‘暗码’进行解构、重组，打破传统绘画的陈述性，将旧有的形式格局打碎，重新整合出当代中国画的新形态”。中国画必须直面“现代”，是由绘画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中国画的现状是有一个经过长时期持续的有着无比深厚根基的旧传统（基于农耕文明基础之上），它已经无力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现代”性了。现在，中国画要继续发展，就要求艺术家们去倾听这个时代的声音，把握时代的脉搏，积极地投身到现代生活当中，用艺术家特有的敏感去感知，再用其特有的艺术语言去表达出来，艺术家自己先要对这个时代有激情，有所共鸣，表现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这样才能感染更多的人。要想获得成功，作为一个艺术家，最好能够做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穿梭自如，而这正是薛亮的长处。薛亮从传统语言中延伸却并未陷落，关键就在于他的文化理念是现代的、当下的。

2000 纸本
245cm × 125cm

岭上白云





薛亮善于从传统中寻找解码，方块汉字的结构美就对他绘画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汉字在篆、隶、楷、草、行诸体中有造型多变的结构样式，每一种样式又有其独特的审美意蕴和艺术感觉，薛亮在其中得益颇多。观者眼睛眯起来看薛亮的画，大多构图就是几个不同结体的汉字重叠和排布。薛亮曾说，“绘画的人往往只注意中国画的书法用笔，而忽略了中国画的书法用态、用意、用体，也就是用整体结构中的抽象意趣”。汉字，居然成了薛亮创新的密码，可见他的观念之新。在创新这个问题上，技法的任何变化都比不上一丁点的“观念”变化。对传统的真正认识才是观念变化最根本的问题。传统其实是酵母，有的时候只要一丁点就能发得很大，关键还是画家自身在创作实践中的素质问题。正如佛家语道：“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自家本性。”薛亮的画正是“云散天边月，春来树上花”，因缘契合，自会出现悟境。

个性的发挥是画家现代意识的觉醒，也是现代艺术最明显的标志。破译了传统的“暗码”的同时，薛亮对自己个性的充分发挥是他成功的另一个秘诀。薛亮说：“中国画家对传统笔墨的重视无可厚非，但不能只顾笔墨语言的师承而忽视了当代图式语言的涉及，结果大批笔墨语言共吟‘之乎者也’，图式文章同撰‘应试八股’，殊不知传统这口古井中的清泉是生发无穷的活水。”有了这样的认识，才是薛亮画风成熟的关键。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薛亮十年前刻下的“大逆入道”、“为所欲为”和“异想天开”三方印中可以得到明证。正如石涛所说：“我宗耶？宗我耶？我自我有法！”作画不是因袭古人、他人，而是要最大限度地表现自我，少有矫揉造作的内容。一个画家，能够将自己真正的个性发挥出来就是作为一个好画家的前提。在这个个性多元的时代，倘若画家的作品不能表现自我，又何谈什么艺术？画家确立绘画风格首先必须清醒

云幻岚影 2002 纸本
186cm × 96cm



天上人间

2001 纸本
98cm × 120cm

地认识自己。一个人的性格、修养、所生活的环境、个人经历决定了这个人的艺术风格是属于奔放强烈、优雅、浪漫或小桥流水或金戈铁马。它的本身没有高低、好坏的差异，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关键在于发现自己的天性，并找到与你适应的风格形式，发挥到极至，扬长避短，这样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才是最真实的。正视中国画坛这二十年，成绩是可圈可点的。而这一代人最大的优势在于，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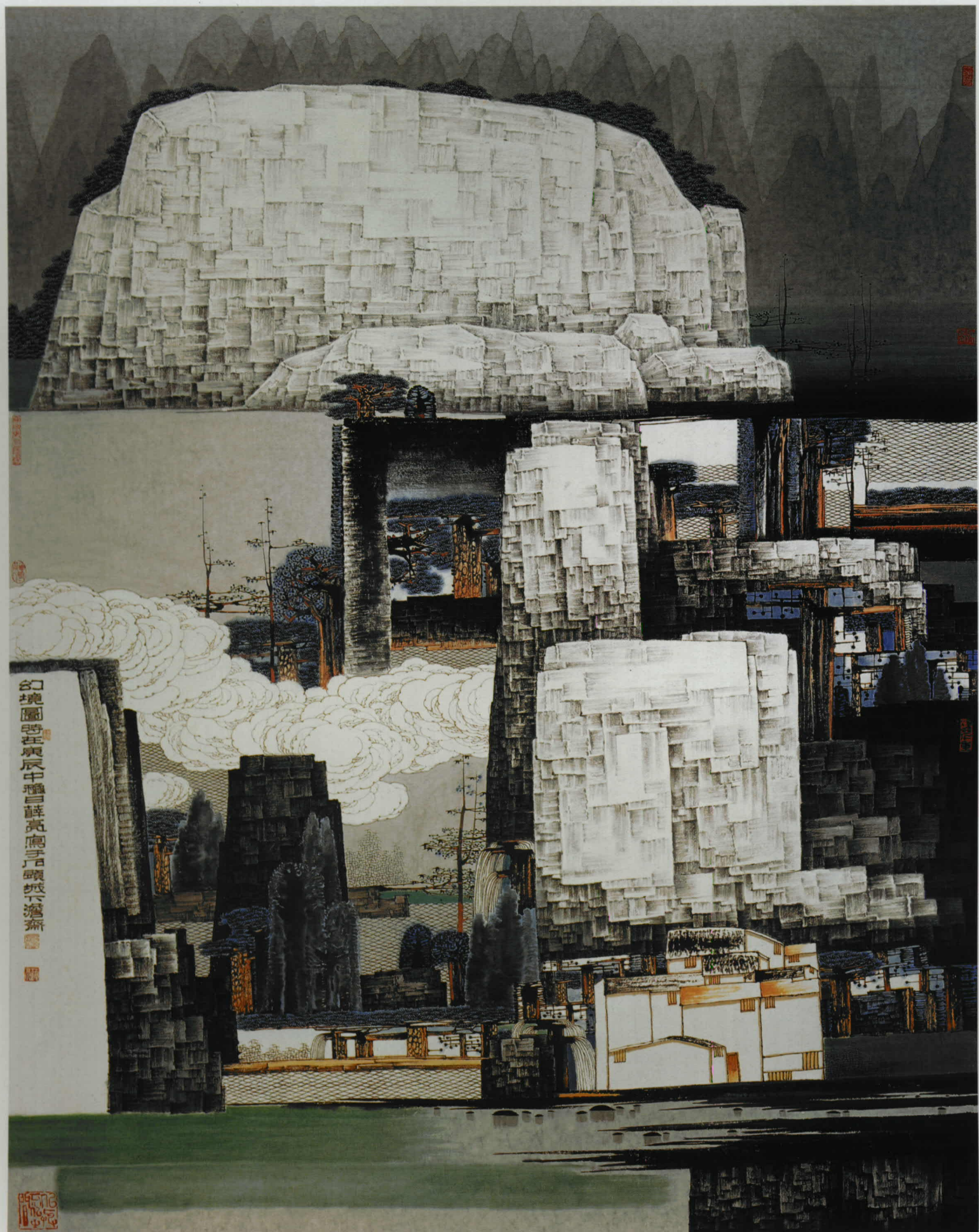
没有“五四”时期画家对西洋或者传统的盲从，更多的是提升自我在创作中的角色。薛亮的作品中，有自主精神的主体，去感受，去表现，去开拓视野，给我们提供一种可能性，启发我们的想像力，把触角伸向一个更广阔的领域。

希望薛亮的画，会“尽善矣”。



寂原 2000 纸本
120cm × 98cm

此幅作品可以用“幽
冥、静穆、冷逸、空淡、玄
幻、清朗、纯净”诸番美
品格涵盖之。传统的造型
符号经他创意性地能动组
合，形成新的序列，传达
出新的意味。



2000 纸本
120cm × 96cm

幻境图

移情造境，神与物交，化景物为情思是他的一贯追求。那隐隐青山，磊磊巨石，漠漠芳塬，汨汨流泉，淡淡微云，斜阳皓月，阡陌小径，这些无生命的存在，无不被画家赋予人性的温情，令观者可与之通达共鸣，对话会心。



(右图)

2000 纸本
68cm × 68cm

西岭千秋雪

画面所表露的宁静、冷寂、梦幻的境界是对纷扰、喧嚣、浮躁的社会生活的逆反。在他所经营的纯真的灵性世界中放射出奇特的审美之光，使观者疲惫、劳顿的心在其间悠游休憩。

云山墨意

2000 纸本
186cm × 96cm

薛亮不满足于以往创作中对自然感觉的追摹，艺术的触须从自然景观的再现转向精神层面的探求，变以往的“代山川而言”为“山川代予言”，他将自己的主观感情渗入到具体题材中，赋山川草木，天地灵水以人格，追写“物我合一”之真境，借“物”表现“自我”，他笔下的山水是“自我化”了的山水，“人格化”了的山水。



辛巳年秋 薛亮心 画



(右图)

2001 纸本
98cm × 96cm

山川梦幻

“得笔墨神韵于斯方为上乘，游艺于情趣之间乃乐在其中。”古代画论中曰：“气韵生动，骨法用笔。”此作画面结构严谨、章法讲究，山石树木，云水屋舍无不精心巧设，笔墨松动随意，点线明快，墨饱气足，赋色典雅，体现了画家深厚的功力与修养。

西部祥云 2002 纸本
31cm × 43cm月光曲 2002 纸本
31cm × 43cm

画家把水墨与写意、自然与心象统一于画面之中，作品的主导元素是水墨渲染、点线墨色有机结合，在虚实、疏淡的变化之中表现出笔墨的功力与审美旨趣。所谓“神韵”、“气韵”、“风神”、“骨法”、“理意”与“含蓄”、“诗境”等，盖出于此。

